

【聊斋之爱】

□马瑞芳

女鬼因爱情复活

聊斋颠覆传统,创造了女鬼特有的凄美、柔弱、寒冷、忧愁、爱诗的存在方式,似乎比人间少女还俊美灵秀、风雅迷人。

在传统小说、戏曲里,女鬼常是恶鬼厉鬼吊死鬼,伴随朦朦胧胧,令人毛骨悚然的烟雾,鬼气森森地出来,大白天也能将心智不健全的人吓个半死。

聊斋颠覆传统,创造了女鬼特有的凄美、柔弱、寒冷、忧愁、爱诗的存在方式,似乎比人间少女还俊美灵秀、风雅迷人。

《莲香》是早期聊斋小说,蒲松龄对女鬼的总体构思,李氏形象带有导向性。桑生独居,一位柔弱美貌的少女突然出现,“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真妙!李氏有人的形体,行动却像一股烟、一片云。人能这样吗?不能,灵魂大概可能。李氏代表着聊斋女鬼常见的模式:花样年华早逝,呆在阴冷黑暗的坟墓里。灵魂是美丽的少女,躯体却“白骨俨然”。她惧怕寒冷,惧怕黑暗,胆怯柔弱,但她求生意识还在,就到人世间飘动,想摆脱孤独、摆脱黑暗,回归人间。

聊斋女鬼如何回人间?靠人间书生与她们共涉爱河,帮她们复归人间。李氏如此,连琐如此,鲁公女也如此。

杨于畏遭遇女鬼连琐,无任何恐怖气氛,倒像以诗会友的赛诗会:杨于畏在荒郊野外的书斋,忽听到墙外有人吟诗:“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明知吟诗者是鬼,杨生仍十分仰慕。第二天再听到同样的诗句后,杨于畏隔着墙续上两句:“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不仅表达了对女鬼的爱恋之情,还帮她完成总也完不成的绝句。杨生续完诗,一个美丽的姑娘进门来,坦荡地告诉杨生:她叫连琐,死了二十多年,她吟诗描述“幽恨”,只是怎么也想不起后两句,杨生帮她续上,有了这首好诗,就是呆在坟墓中,也“欢生泉壤”了。

多可爱的女鬼!真是“以诗为命”。前人小说写女鬼出现后的常有模式是祟人,跟人间男子床上,摄取精气,获得复生,而世间男子因此丧失生命。连琐跟传统的祟人女鬼不同,当杨生要求跟她上床时,连琐说:如果您跟我发生肉体接触,会促寿,“妾不忍祸君子也”。于是,在《连琐》里出现了寻常小说不曾出现的



场面:一对青年男女在躲避性爱的情况下,相处、相知、相爱。杨生既像得到“剪烛西窗”的贤慧妻子,更像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二人的感情超过张敞画眉般的夫妇情爱。连琐通过一段时间与爱人耳濡目染,受人气熏染,“日食烟火”,“白骨顿有生意”,最终,在恋人“生人精血”的帮助下,连琐复活,对杨于畏说:“十余年,如一梦耳。”

是连琐在做梦吗?不是。是亿万读者被天才作家蒲松龄牵着鼻子,听从他艺术魔杖的指挥,做了一场爱情可以生死人、肉白骨、起死回生的白日梦。

爱情可以起死回生的白日梦常在聊斋中变着花样出现。《鲁公女》是又一典型例证。

招远县令鲁公的女儿喜欢打猎,贫穷的张生在野外遇到穿着华丽貂裘,跨着漂亮小马的鲁公女,一见生情。后来张生听说鲁公女暴卒,悼叹欲绝,每到吃饭的时候必定祭奠一番。张生是个情痴情种,是一厢情愿的爱。鲁公女年纪轻轻怎么会死呢?原来是她杀生遭到报应。按传统小说的模式,男女必得相遇、相悦才能相爱,而鲁公女生前对比自己大好多岁的张生一无所知,张生“食必祭”感动了她,她就以女鬼身份私奔。真是天下无不可通之诚,无不可感之人。而鬼魂总有再世为人的机会,鲁公女希望再世为人后能跟心爱的人再结情缘,张生清醒地说:我现在三十岁,你再世为人,等你长大,

我将就木矣!张生痴情却清醒,鲁公女的痴情后来居上,她并没考虑约张生重新相聚时二人的年龄差距,只认“情”字。她仍然坚持要与张生再续前缘。

蒲松龄号“柳泉居士”,“居士”者,不出家的佛教徒也。按照柳泉居士的构思习惯,每当世间好事难成时,菩萨来也。张生喝了菩萨给的茶返老还童,变成十六七岁的翩翩少年,去找再世为卢公女的生死恋人。卢公女看到年轻美男却不动心,务求“老张生”,甚至于宁可去死。一番喜剧性挫折后,是张生和变成卢公女的鲁公女“生旦当场团圆”。

张生和鲁公女,一个是穷书生,一个是县令千金;一个是人,一个是鬼。有地位的小姐可以和没地位的穷书生相爱,人和鬼可以相爱,还可以再世为人继续相爱,他们痴迷、执着,认死理,上天入地,今生来世,只认一个“情”字。张生慕美丽的鲁公女,情痴至极,女鬼鲁公女感张生之情,痴情更甚,为了情,可以生,可以死,可以死而复生,可以再世相聚,可以不计贫富、不计年龄。蒲松龄用鲁公女这位风雅女鬼唱响了一曲“愿天下有情人生世世永成眷属”的情歌。蒲松龄以“撮合山”的周到和细致,构思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返老还童、还魂再生的浪漫情节。

我直怀疑,怎么没人把鲁公女这么好玩的故事搬上屏幕?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古往今来,追求长寿之心人皆有之。君不见,现在养生节目风起云涌,真可谓家家讲养生,人人求长寿。

然而,如何养生却见仁见智,最令人惊愕的莫过于享年98岁的著名学者周谷城先生的那句耐人寻味的名言:“我的养生之道就是不养生。”

无独有偶,同样享年98岁的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晚年也写过一篇《养生无术是有术》的文章。季老的文章与周老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两位“老寿星”的话不无道理。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盲目追求养生,有的吃补药吃出了毛病,有的练气功练得走火入魔,有的练长跑累坏了身体,这都是养生过度之故。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定为健康四大基石(笔者对此也非常认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长寿者“另辟别调”,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养生之道。

【人生随想】

养生别样论

□曹务堂

“合理膳食、荤素搭配”是养生专家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养生法则。然而,享年98岁的季羨林先生的饮食却十分简单:早餐几片烤馒头或面包片,一碟花生米和一杯清茶。午、晚两餐也是以素菜为主,较少肉食。另外,笔者还曾读过一份资料,说吃素不但能抗癌,还能增强人的免疫力。该资料还举例说,牛、马、大象等都是吃素的动物,但都健壮有力。拳王阿里也是茹素一族,他却是大刀无匹。资料还批驳了“吃素不聪明”的观点,并举出“诺奖”得主泰戈尔、爱因斯坦、萧伯纳、史怀哲和著名艺术家达·芬奇、发明家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全都是终生吃素。

生命在于运动,这大概是大家公认的养生之道。然而,当记者问及季羨林先生的长寿之道时,这位老寿星却语出惊人:“不锻炼。”当然,季老也并非一点不锻炼,他反对的只是那些为了锻炼而锻炼,除了锻炼之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事可做的所谓“锻炼主义者”。事实上,在家时,季老就将写作时间固定在每天凌晨4时到7时30分,早上或晚饭后到户外散步,散步期间,就在途中构思文章。

季老一生勤于思考,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笔者认为,他的长寿或许更多的是得益于他的勤用脑。在从事写作、科研的“动脑”者中,“老寿星”不乏其人,如享年107岁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谈吐自如。然而,在长期从事剧烈运动的人群中,却鲜见有长寿之人。

无独有偶,一天到晚叼着烟斗的黄永玉先生的养生之道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这位90岁的国画大师自称他的长寿之道是“抽烟、熬夜、不运动”。但笔者认为,黄老的运动大概就是作画。

古今中外,人人都追求健康长寿,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千万不要认为健康者就一定长寿,体弱者就一定命短。柳宗元有句名言:“精壮暴死,久病延年。”环视周围,体弱多病者往往长寿,而一些看似强壮的人却突然而去或英年早逝。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对此,福建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中医内科主任医师许仕纳大夫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他说,那些一辈子都去不了几次医院的“健康人”对于上天赐予的健康财富反而不屑一顾,肆意挥霍,结果过早地将健康财富挥霍一空。而那些体弱多病者,因为失去了健康,对健康的渴求远比健康人强烈得多。因而他们持之以恒地锻炼,注重保养,内心充满与疾病顽斗争的信念,乐观积极地直面自身,因而最终步入长寿者之列。

另外,许大夫还宽慰众人:多病并非坏事,有时还会因祸得福。在对抗慢性疾病的过程中,人体往往会获得一系列防御、适应和代偿功能,对于自身免疫力的提高有帮助。因此,许大夫得出了一个令众人欣慰而又振奋的结论:体弱多病者也能长寿。

最近,美国医学研究人员也得出了“多病长寿”的结论,他们发现,人体患某些疾病痊愈后,反而增强了对该病的抵御能力。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昧用者夭,善用者延。”可见,一个人的生命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养生得法,保健有方,便可延年益寿。坊间也有句名言:“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这话不无道理,养生更是这样。你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安排饮食和锻炼,休要盲从他人。“不养生才是养生”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始终保持乐观心态,一切顺其自然。凡事要有个度,任何事做过了头都会适得其反,养生亦然。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信口开河】

□朱建信

品读“莒文化”之树

古老辉煌的莒文化,表面上看像是被齐鲁文化取代了,其实它一直活着,活在齐鲁文化的根部。

在莒县大地上行走,脚掌不敢轻易落下,担心一脚下去,无意中亵渎了安睡地下的伟大文明。一块栖息着凤鸟的陶片,一只形若凤鸟的陶器,一个刻有图形文字的尖底陶尊……夙图腾,幼年的汉字,创造力的不朽证明,上面或许栖居着一个聪慧的灵魂。

史接远古,文化煌灼,今日的莒县,地表下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

文化如一棵树,根愈深,干愈壮,枝愈繁,叶愈茂。齐鲁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树主干上的重要一枝,而齐鲁文化的源头和莒文化有着从并存到融汇的血脉关系。

新建不久的莒州博物馆,外观古朴凝重,内中设施一流,庄肃的大门如时光隧道入口,包括200多件国家级文物,总数超万件的首地出土文物,引领当代人走向7000多年前,去认识一片古老璀璨的文化——莒文化。莒县,古之莒地,两度为国,后为郡、为州、为县……西周至春秋初,莒国拥有城邑31座,疆域东临黄海,北至今胶州、高密,西及昌邑、蒙阴,南到苍山、郯城,临沐及江苏省赣榆等地。莒国地处史前东夷文化的中心区域,莒文化为东夷文化的一脉。远古时的东夷部落首领少昊,羲和部落后裔,黄帝之子,其国为凤凰国度。龙与凤,构成华夏文化初始的两翼。

莒地是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046年,齐鲁两国同时受封立国。斯时,莒虽为子爵国,却是东部强国,与齐鲁两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种文化并存于今山东大地。“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春秋大事表》),莒国曾数度与鲁、晋等国会盟,对周边弱国小国用兵,可见莒文化为开放的强势文化。公

元前686年夏,鲍叔牙护齐公子小白奔莒避乱,留下一个齐国版的卧薪尝胆故事——“毋忘在莒”,次年小白返齐登基,有了一代霸主齐桓公。莒虽强,终系子爵国,而非齐鲁那样的“大诸侯”,随着中原列强争雄,特别是齐国崛起东方,莒国日渐式微。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31年,莒为楚灭,很快便并入了齐国版图。秦灭六国,中华一统。汉文帝二年(前179年),莒地再度置国,称城阳国,东汉末年复改莒县,莒文化自此完全融入齐文化,三大文化变成两大文化,即齐鲁文化。

齐鲁两国初建时,属地都处于东夷文化的覆盖区或辐射区。“少昊生穷桑”(曲阜),最初立国今日日照一带,后来建都曲阜,擅治水、长农耕,以鸟命官名。伏羲为大昊,少昊因继承伏羲德行而得名,是嬴、秦、谭等数百个姓氏的始祖。少昊时期风文化繁盛,凤系百鸟之王,故华夏族(汉族)既是龙的传人,又是凤的传人。鲁都曲阜乃少昊出生地,虽近中原,始文化仍属东夷文化。时空疏离了血缘,周灭商后,周室宗亲“尊王攘夷”,姬鲁建国后对封地原文化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改变民风民俗,推行周王朝的礼制标准。姜齐亦称“攘夷”,但对属地原文化的实际态度却是“因其俗,简其礼”,承袭、沿用本地民风民俗,简化原有礼制礼仪,换言之,更多地吸纳了东夷文化。以开放的东夷文化为基础,齐国日益强盛,重允允商,开办“国立大学”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富国强兵,开疆拓土。鲁因行旧制、复周礼而累贫积弱,早于齐国30多年为楚所灭。齐因开放而走强,尽管也有过大起大落,江山易姓,姜齐变田齐,却一直是东方强国,在后来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齐最后一个被攻下。齐鲁两国

对待东夷文化的两种态度,决定了两国的不同命运。以此观之,东夷文化——亦即莒文化,在其同期文化中具有相当高度。

莒地,深厚久远的文化沃土,人杰圃园。出过姜尚,齐国开国之君,字子牙,吕氏,又名望。古代莒、吕互通,姜尚先祖伯夷受封于吕,吕即莒,姜尚故里在今东吕乡;出过刘勰,字彦和,今莒县东莞人,若无刘勰,中国文学史缺憾甚大……古莒文化的开放特质,注定了随着时间长河的奔涌,不断涌现代表新文化、先进文化的杰出人物。进入近代,1898年,大北杏村(现属诸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古莒大地从此注入了红色文化基因。

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内置动力是文化。

文化是一种奇特物质,有时看上去仿佛消失了,其实它一直存在并且活着。比如古老辉煌的莒文化,表面上看像是被齐鲁文化取代了,其实它一直活着,活在齐鲁文化的根部。文化如一棵树,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地表上的部分,擎天拄地的树干、遮云蔽日的树冠,都被深扎地下的庞大根系擎着。擎着今日莒县这棵“树”的,是由莒文化、齐鲁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多种精神因子复合而成的文化根系。落成不久的“本色老党员纪念馆”,向人们展示着现代莒县的红色基调,它和莒州博物馆相映生辉,一古一今,如两块文化大宝石,掩不住的精神光华,滋养、照耀着莒县大地的现在和未来。“毋忘在莒”的故事,使“当代莒人”常怀忧患,志存高远,追索的脚步永不停息。

(本文作者为军旅作家)